

我出生在八百里秦川北塬上的长命寺村,只有36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庄。长命寺有历史记载,嘉庆志载:“长命寺在县东三十里,唐时建,相传石上有彭祖足迹。彭祖,史有其人,他是陆终氏的第三子、帝尧时的大臣,经历舜、夏时代,殷封于大彭。所以是传说中的长命寺星。民间有‘彭祖活了八百岁,不及老佛一觉睡’之说。原寺规模很大,曾发展为东、西、王三寺。村即以寺为名。我曾在长命小学读书,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学校门楼匾额上,“彭祖古迹”四个字赫然在目,现已毁之。

我说长命寺史话,因为它与母亲的石榴树有关。有一天,母亲兴致勃勃地从长命寺带着一簇正待发芽的石榴树枝回到家里。这树枝是住寺的道人普师赠送,那棵百年石榴树是他培育的结长命果的树。普师小院内那棵石榴树叶茂果繁,多少人享受过这正果。母亲跟随普师信佛行善众人皆知。石榴树在我家院里向阳的墙角

母亲的石榴树

下落后,母亲为它筑起篱笆墙,浇水,施肥,从不慢怠。每逢初一、十五,还要点香叩头,在她眼里石榴树就是佛。记得是1965年初夏,我从青藏高原调往京城工作,路过秦川顺便回乡探亲,正逢石榴树第一次挂果。奇怪的是,树上只有孤零零一颗果子。村里人说,母亲听说我要从藏地回家,特地留下一颗果子。其余的满树石榴都被母亲分送给各家各户了。我手捧着成熟饱满的红红的石榴,心里奔腾着激动,幸福!

母亲留给我的这颗石榴,我带到北京后一直舍不得吃,精心地保存在一个盒子里。说句心里话,从得到石榴的那刻起,我就没有打算吃掉它。我只是想着留它在身边,就是母亲的影子伴随着我。至于它能伴随我多久,最终怎么处理,我也说不清楚。当年金秋,我重返高原,也把它带在身边。心里的谱儿是,母亲随儿子走一趟青藏公路,好让她看看儿子舍不得下的高原是什么样

本刊登陆其国的长文《一件“一·二八”》
沈坚

也说“亚美公司”

本刊登陆其国的长文《一件“一·二八”》,文中提到“亚美公司”,这里再絮语几句,聊补一二。

前两年,我们在网上发现一条书法作品拍卖信息,是外公戴戟将军给亚美公司的题字。那是一页写在毛边纸公文笺上的题字,正文“声大而远”,上款为“亚美公司创业十周年纪念”,下款是“戴戟题赠(印)”。清晰可见的是,这幅题字用的是带红框的“淞沪警备司令部用笺”,纸张因年久日深而泛土黄色,纸张的褶皱中间残留有装订洞,上下侧有撕扯之痕,似乎是被人从装订簿册上扯下来的。用笺左上方斜盖着“国民政府文官处档案室”的蓝色椭圆形橡皮印章,右上方盖有另一方注明总编号为“2276623”的“国民政府xxx(看不清)”的长方形蓝色印章。这显然是一件出于公事交往的题款,并作为政府档案加以收藏。依照外公多年习惯,公事采公文笺,私人之间则必定另用自印的“孝悌用笺”,公私从来都是分明的。但外公专门给一家公司的成立纪念题字,显然不会毫无缘故。

查阅有关资料后始知,亚美公司原来是一家民营无线电公司,地址位于江西西路223号,1929年成立广播电台,12月正式播音,初名上海广播电台,亦称亚美电台。其前身可上溯到1922年末、1923年初美国利用华侨资金在上海筹办的中国无线电公司,该广播电台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。到1933年初,正满十年,外公大约就是此时应邀参加亚美纪念活动时为之题写祝词的。他任淞沪警备司令始于1931年12月,至1933年10月辞职,历时不到两年,题字应是他任期间的事。

同亚美公司的缘分,自然还是根源于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。在战事延续的两个来月内,亚美公司江西路门市部转为战事服务,广播电台和另外几家广播电台,一直坚持每日播送抗战新闻,为前线将士募捐、代收慰劳品和抗战物资,给了十九路军的抗战活动以极大支持。当时十九路军以主要领导人蒋光鼐、蔡廷锴和外公三人的名义,曾向亚美公司广播电台特别致函申谢。这种给各家的感谢信,措辞内容一样,唯收信人不同,或个人、或团体,目前各处以文献文物收藏的都不少。

1933年“一·二八”抗战一周年时,亚美电台又举办过周年纪念播音,1月27日,还专门制作、播送了广播剧《恐怖的回忆》,整个纪念播音活动从1月26日一直持续到31日。

整个“一·二八”抗战期间,上海社会乃至全国民众、海外华侨表现出极为昂扬的爱国热情和对军队的大力援助,感人至深。最近即获一份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、蒋光鼐、蔡廷锴、戴戟联署的接受旅美华侨捐款的总指挥部收据电子版照片。其中,新闻广播媒体,包括亚美无线电台的及时报道、鼓动和舆论引领,显然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

童年游戏——搓飞竹蜻蜓(剪纸) 彭敏敏

儿。儿子的身体,母亲的精灵,相得益彰闯青藏,别有一番情趣。人的想法会在千变万化的客观事实面前作调整。那天,我到了唐古拉山兵站,在和站长吕传奎交谈中得知,在这个海拔5300多米的冰雪世界里,官兵们一年中难得见片绿色,也听不见一声鸟叫。他们的眼睛发涩,耳膜增厚。有些兵实在熬不过

这难耐的荒凉和寂寞,到了夏天便请假到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城去看树,他们抱着树呼唤远方故乡的娘痛哭一场。我听了吕站长的讲述,心里疼了好久,我理解这些兵们的无奈。于是我便给吕站长讲了我随身带着的这颗石榴的故事,断然决定将石榴留在唐古拉山兵站,让雪山上的官兵们闻闻八百里秦川长命寺的果味香,也算是替母亲献了一份爱心。当然,我非常清楚,唐古拉山的风雪依旧咆哮着,世界屋脊上的严寒依旧笼罩着兵站的小屋。但是,毕竟有一位远方的母亲伸出温暖的手,抚摸着高原战士衣褶里的六月雪。

后来,那颗石榴的结局会如何,吕站长没有告诉我,我也没有打问,不必去问。我家院子里母亲栽培的那棵石榴树,长得越来越旺盛。只是已经不是一棵树了,而是两棵。那

是从第一棵树的根部生发出来的一枝新芽,没有三年就出脱了差不多与母树一般高的个头了。母子石榴树。每年石榴挂果的季节,满树的石榴从枝叶间露出肥胖的身体,散发着淡淡的幽香。村子里一些淘气的顽童总会偷偷溜进院里摘石榴。母亲便搬来一把坐椅,坐在树下一边干着针线活,一边防着孩子们糟蹋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果子。等到石榴熟透了,她便摘下装在篮子里,挨家齐户送给大家尝鲜。当然,还有一件事她是不会忘记,就是要留几颗石榴等着我探家的日子……

今年3月初,笔者所在的居民区多处公告栏张贴了一份通知,请65周岁以上老人报名参加免费体检。体检项目有六大类几十小项。可是据居委会负责报名工作的凌老师统计,直到截止期,常住小区的2000余位65周岁以上老人中居然只有150余人报名,不到预计的十分之一!

老年人身体多少留下点病痛,特别是有的老人还有隐疾,自己一时半会还不知觉。因此,定时体检,查出病灶,然后赶早诊治,有质量地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,何乐不为?不然小病不治,大病吃亏!

我的老同事余师傅,热爱生活、喜欢摄影,年轻时曾经在长江上畅游12000米,身体像牛一样的结实。2013年满70岁领了红色“社保卡”,享受免费乘公共交通的福利后更是背了

以前只听说“一城居民半茶客”,到成都一游,方知此言不谬。人民公园里有一家百年老店“鹤鸣茶馆”。黛瓦红柱的飞檐小牌坊前,高大敦实的铜质水壶、茶碗和靠椅最夺人眼球。我入乡随俗,坐下喝成都人喜欢的茉莉花盖碗茶。茶博士麻利地摆茶托,放茶碗,掀茶盖,再一提长嘴铜壶,水线如注,然后盖上盖。他的整套快动作一气呵成,让我简直目不暇接。环视四周,浓荫下,翠湖畔、画廊中、水榭上,约有百十桌茶客,其体量真可谓蔚为壮观!这里有十多白发老人围坐聊天的,也有三两青年细语对饮的;有嗑瓜子吃水果掏耳朵的,有打扑克搓麻将的,也有刷屏看书发呆的;还见到三五成群的藏胞和老外……好一幅民俗市井百态图!而其神情可一言以蔽之:闲散惬意乐悠悠。我看到邻座的几张竹椅上都没人,却放着茶托,就请教老茶客是怎么回事。他笑着解释:茶客把茶托放在椅子上,表示自己暂时离开……真有趣,一个微动作还有潜台词呢。

百花潭公园有个“慧园”,是根据巴金先生《家》里对高家大院的描述而新建的(他在成都

都的故居已于“文革”中被毁)。我惊讶地看到,除了一间正厅在展览巴老的一二百件遗物,其余十几间厅房和几个大院子,几乎都是喝盖碗茶的牌友和“麻友”在摆龙门阵。我有点替巴老不平。可转面一想,宅心仁厚的他要是地下有知,看到家乡的后人活得如此滋润鲜活,是会感到欣慰的吧!

在锦里古街的结义楼茶馆,我坐在台下第一排,喝着竹叶青,尝尝成都小吃,观看变脸、滚灯、吐火、皮影等颇具巴蜀特色的绝活。我最欣赏的是“长嘴壶”。一位体态轻盈的川妹子,手里舞动着一把壶嘴有一米多长的紫铜水壶,竟能于腾挪闪烁之中,在一两米之外“远程沏茶”,而无半点水溅出碗外!据介绍,这些招式还有“木兰挽弓”、“丹凤朝阳”等雅名呢。是哟,像“长嘴壶”这样的独门艺术来自于劳动,而又美化了升华了劳动;它代代相传,如今已成了走上世界舞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。

如果说在公园和戏院里喝茶有点闹,那么我在宽巷子参加的公益茶

会就幽静多了。在一个大四合院的绿荫下,先有三对母女穿着蜀锦汉服演示敬茶的“亲子活动”。然后,在清雅沉静的背景音乐中,几位茶艺师美眉淡妆上座,汲泉烹茶,素手掀盖,但闻香气四溢,沁人心脾……还有一位茶道行家在一边解释,点评。她自豪地说:成都注册的茶馆就有上万家,我们就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啦!在观赏置茶、沏茶、闻茶、品茶、听茶的过程中,我领略了茶文化“清静恬澹”的东方哲学意境。

在文殊院拜佛进香后,我到茶园里喝盖碗茶。抬头看到树枝和篱笆墙上都挂着写有佛祖开示的小木牌,如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”等。听说这里晚上来的茶客中年青年居多。想象一下吧,皓月之下,竹影疏朗,烛光摇曳,三五知己品茗闲聊,此乐何极!三盏茶后,我绕着碧水涟漪的荷花池,来到喝禅茶的雅室。只见黄灯清幽,佛香氤氲,窗棂纱帘,镂空隔断,青瓷素兰,藤制桌椅,茶具或是土色陶器,或是薄胎瓷碗:一派古朴雅韵,浑然氛围。最有意思的是墙上挂着名流写的墨宝:“一饮涤昏寐,再饮清我神,三饮便得禅。”这里真是静心养气悟禅求道的清静地呀!

大俗大雅“盖碗茶”

俞昌基



七夕会 行旅印痕

耙草泥

周仲衡 周伯衡

我们家世代在江苏无锡乡下务农。我们兄弟俩自幼就受到“耕读传家”观念的熏陶。少年时代就在长辈带动下参加各项农事活动,学会了一些种田本领。如今,我们兄弟俩已是垂暮老人,都在沪上过着闲适的退休生活;但七十多年前在农村劳作情景,历历在目,宛如昨日。

无锡远郊的农民在盛夏初秋时节,为了积聚优质肥,利用农闲时光凌晨起床,备好干粮,摇船到几十里路外的无锡鼋头渚、五里湖,甚至到太湖湖滨一带去耙草泥(水草带河湖)。耙草泥也是非常辛苦农活。通常是两个人分别站立在船头、船尾,用一把长柄竹竿组装的十二个齿阔铁耙(类似猪八戒的兵器),各自向相反方向用力撈到湖底,然后把湖底里生长茂密的水草,连根带泥拖拉上船。

农民们冒着烈日暴晒,用一整天,耙取满满一船草泥。然后,两人摇着橹;或者一个人在河岸上拉纤,一个人在船上掌舵,慢慢地把满载着草泥的船摇进自家农田的小河浜,在船与岸之间放妥一块木跳板,一个人在船上用四齿铁耙把草泥拎起,放在木跳板上;另一个人也用铁耙把木跳板上的草泥提到岸上堆放。等到满船草泥卸完、堆好,已是月朗星稀时分。农民们起早摸黑劳作一天,早已筋疲力尽。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诚哉斯言!

老人勿浪费体检机会

马蒋荣

体检是可以提早发现病灶并能够治愈的!可惜他退休后的十余年中居然不上医院体检,也无视自己身体出现的异常和亲友的提醒,让亲友们都痛心不已。为此,在感谢像我住的所在街道为老人提供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服务外,我们老年人自己也要珍惜这样的机会,千万不要浪费!老人的小辈们也应该提醒和帮助老人定期进行体检,甚至抽出时间陪同行动不便的父母去医院,以尽点孝心。



对花

乐闻其声而不谋相识

王尔龄

1953年梅兰芳院长率团到无锡演十一天,梅葆玖也是梅剧团的一员,同时到达。随团前来的还有言慧珠,但她没有动演。这三位演员之外,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、梅的秘书许姬传都下榻于苏南行署招待所,该所当时并不对

外营业,甚至门口不挂牌子。我们一行记者以及几位副评工作者曾到新生路一号该所访梅,梅兰芳、许姬传在客厅接待,但无梅葆玖在座。此时梅夫人从室内出来,呼喊说:“慧珠,你不要带葆玖乱跑。”答曰:“我们到鼋头渚去。”言慧珠曾在安徽组团到无锡演出过,游鼋头渚是热门熟路,而梅葆玖还是初临其地,所以由言慧珠带这个小师弟去赏景。

满城争看梅兰芳的十一天中,梅葆玖除了陪其父在《金山寺·断桥》饰演小青外,只挑星期日主演《三堂会审》一场,我有幸亲睹亲聆。梅兰芳所演各场(招待驻军战士的那场不售票),最高票价为二元四角,而梅葆玖演的那场最高票价仅一元。其他时只有十八岁,初出道,其父压低他的票价,良有用心也。梅葆玖是上海向明中学的校友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,在2012年向明中学建校一百周年的校庆集会上,他回到母校与在校同学



对花



夜光杯

见面,讲述自己就读情形,对他们勉励有加,语音传到会场内外。大礼堂散出后,他被簇拥着到贵宾室。房间当然不能涌进许多人,陪同落座的是校长向平。我曾曾任教于向明中学,与向校长有同事之谊,但我怕赶热闹,自然并不入内,终于只是识梅葆玖的庐山真面目而未交一言。如此而已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